

開幕迄今已逾周年，臺灣文學基地（下稱臺文基）廣受好評的作家駐村計畫，也累積了十分豐富的成果，不僅創作者得以在歷史建築裡體驗戰前的日式生活氛圍，讀者、遊客也經此看見不同於印象中的臺灣文學，文學與文化的交流於焉實現，而臺文基則展現了博物館支援、孵育創作的決心，與駐村作家們一起將創意化為可能。

每半年一次的作家駐村甄選，並不特別限定投稿文類、篇幅及其形式與題材，而是以回應時事、文學議題為出發點，設計不同的駐村主題，歷來有「瘟·末日·傳染」（2020年7月徵件）、「時空旅行·穿越」（2021年3月徵件）、「自然／非自然」（2021年8月徵件）、「文學，動起來」（2022年3月徵件）等主題，分別回應近年因新冠病毒而展開的後疫情生活、禁錮於家門之內，或是國界之間的旅行經驗，並進一步地探討你我習以為常的「自然」，由此瘟疫究竟是自然或是不自然呢？

進駐繆思苑，讓臺文基支持你的文學創意

自2021年1月開始，臺文基的「繆思苑」已迎接了15位作家陸續進駐7至25日不等的駐村期間。這棟專屬作家駐村的歷史建築約有25坪的室內空間，依照現代的居住需求分為餐廳、臥室、會客室、盥洗室等區塊，並配備有系統保全及冷暖氣系統，為現代身體的戰前體驗做足了緩衝。

而全新修復的歷史建築自然也是許多作家投稿申請作家駐村的前提，像是楊双子、傅凱羚、小惑星、瀟湘神等作家，都在駐村體驗中感受到日式平房裡的氣味與塵埃、聲響與光影等微小的變化等，這些體驗或將內化於寫作本身，讓實際體感支撐創意發想，成就為創作的深度與厚度。

看見臺灣文學無限的可能

臺文基作家駐村計畫，最讓人熱血沸騰的莫過於看見創作計畫的實踐，及作家們以大相逕庭的姿態回應著駐村主題，所帶給我們對文字、書寫及文學的刺激與反思，像是徐振輔以都市內的螢火蟲復育回應對「自然／非自然」的提問，林宇軒以跨感官、跨視角的轉譯，帶著讀者們「穿越」文學作品等。

而在30場形式不拘的讀者交流活動呈現臺灣文學蓬勃的氣象，包含詩人陳胤的臺語籤詩朗讀、許瞳的進行式創作工作坊、李時雍以散文創作結合影像及舞蹈的現地表演……原來文學距離你我並不遙遠，在臺文基，我們看見臺灣文學的湧動與可能。

14位作家的駐村經驗談

臺北，詩瘟蔓延／陳胤

作為一個創作者，我喜歡這樣四處移住短居。走馬看花的匆匆行旅，或死守四行倉庫的蟄伏，都已無法撫慰此時中年的心情。我好像在尋覓一種行走的慢，看似居無定所，心卻篤定平靜。

那種慢，比理解的還要更慢，慢到讓詩有足夠的時間扎根抽芽；讓生活不淪陷為一種習慣；讓腳可停歇或躑躅，有寂寞與歡喜交織，甚至淡淡的酸楚。

去年春天，臺文基駐村，剛好提供我這樣的氛圍與溫度；美中不足的是，居期太短，短短兩周，許多詩與發想來不及孵化成形。但，在日式歷史建築中生活起居，倒是此生首次體驗，美妙而深刻。

這微微缺憾，也是人生迷人風景。不圓滿中求圓滿，我自任行吟，仍以美麗的母語為證：某年某月某些日子，遙遠的天龍國，有一場詩的瘟疫，蔓延。



陳胤
本名陳利成，彰化縣永靖鄉人。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。曾任教師，目前為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，專事藝文創作。著有臺語詩集《戀歌》；華語詩集《流螢》；散文《半線心情》；拼貼創作《秋末冬初》；長篇小說《狗臉歲月》等書。目前極力關注臺灣母語與生態議題。

臺文基駐村小故事／許瞳

住在繆思苑的那幾週，我時常感覺自己與房子是一體的。繆思苑似王文興《家變》裡的紀州庵，或者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裡小四的家，曾經擁擠而今空寂。

駐村期間，除了獨自寫作，招待朋友與家人成了最大樂趣：與爸媽散步到龍門客棧切兩盒滷味，外帶家庭的功課來到別人的餐桌，三人的對話彷彿更平等而清晰；邀大學朋友來吃披薩彈吉他，和室變成暫時的熱音社辦，彷彿再現齊東詩舍於此揮筆的無限可能。生命不同階段良師益友的登門拜訪，在繆思苑演成一齣福克納風格的寫實劇。我偏愛夜深人靜後送客，打開繆思苑的大門，與日日相處的人們揮手小別，望他們沿樹影翳鬱的窄巷離開。一個人的臺北夜晚是面鏡子，我竟從燈火通明的屋舍發覺了自己的某種想望：寫作終會是鐵鍬木槌，而我想用記憶建成一幢屋舍，供所愛之人休憩、辯論與酣飲，他們來、他們也去。人因為空間，而能短暫相聚。



許瞳
1999年仲夏夜出生。2017年出版散文集《裙長未及膝》（聯合文學）；因關注年輕世代的青春書寫，18歲時共同創辦《不然呢！Brand New》青年文集。2019年出版散文集《刺蝟登門拜訪》，記錄少年成長過渡期的困惑與領悟，以及在新陳代謝快速的城市裡不同個體、風景的遷徙變化。



許瞳於繆思苑的工作桌。



飲食齊東 / 簡永達

人不必離開繆思苑，就能知道時間更迭。每天早上，整群嘖嘖的樹雀總是能擾人清夢，我的書桌靠窗，能夠看到對面的咖啡廳，接近中午時間，附近的 OL 湧入用餐，現代人怕胖，點的不外乎是沙拉與三明治。

齊東街往左，是不一樣的景象，那裡是附近工地臨時工人找午餐的地方。隱藏在濟南路巷子裡的小雞飯，生意不輸文青咖啡廳，才 11 點已經排了 4、5 組客人，每組人都是 5 顆便當起跳，通常是新進的菜鳥工人負責跑腿，他們穿著灰撲撲的上衣、打補丁的工作褲與沾滿灰的平底膠鞋。

日式宿舍晚間透風，我在屋內得穿長褲，有些小蟲子趨光鑽進屋內，我不時得用手揮走他們，但我真心喜愛這個地方，晚間的靜謐，午後射進陽光的榻榻米，住在臺北市還抱百年老樹的地方，真是令人舒心。



簡永達於駐村期間舉辦講座。

簡永達
南投人，臺大新聞研究所畢業，現為自由記者、作家、攝影、研究員，為《報導者》、《鏡人物》等媒體撰稿。寫作關注高風險家庭中的青少年與外籍移工，例如 2018 年合著的《廢墟少年》一書，就以過去四年，以外籍移工為題的報導，曾獲得亞洲卓越新聞獎 (SOPA) 及兩屆香港人權新聞獎。

給匿名者 / 張渝歌

至今我仍時常想起你們。

那日講座後的人們，你們眼中奇異的光芒，各自閃爍著對這座島嶼的期許，無論是留學英國的見聞，或者課堂習得的知識，都讓我深切感受到文學的根源即是來自於人們對於生活的理解。彼時我正坐困愁城，猶豫是否應該邁開步伐，前往下一個據點，展開新的篇章。在即將結束駐村的那一天，我把自己帶的東西收好，大略整理環境，準備送來訪的朋友，一名遊客從我忘記上鎖的前門闖了進來。雖然有些不悅，但我仍靜下心回答她的問題，並介紹自己。奇異的是，她彷彿知道我就要踏上未知的路途，一句簡單的鼓勵，竟莫名地使我重拾勇氣，不再恐懼。

事過境遷後，也許有天我會回到這裡，再一次與你們相遇。



張渝歌
臺中人，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。曾任診所醫師，現為專職作家。作品曾入選臺灣文學館文學好書及文化部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，並擔任金車文學講堂講師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園講座講師、臺北國際書展駐站作家。著有：《荒聞》、《詭辯》、《只剩一抹光的城市》等。

好日子 / 傅凱羚

夜深後，和室門被風吹得騷動不安，在軌道上離心離德。我將門窗警報都設定完畢，強迫自己鎮定，脫去襪子，準備泡杯熱茶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男人突然掀開我旁邊的榻榻米爬出來，也鬆了一口氣的模樣。「不用管我，你忙你的。」他發現我驚恐的目光，趕緊這麼說。「不是這樣吧？」「真的沒關係，你當自己家。」「不是這樣！」

那晚我們舉行了派對，卡卡巨人和蛇郎君都來了，飛廬妖喝得爛醉，飛來飛去地嘔吐，鮫人堅持要躺在洗碗槽裡。「太好了，都是我一直想認識的對象…」我高興得快哭了。

天亮後，我根本捨不得他們離開，對方只好提出建議。「坪數很大，也沒有蚊蟲的問題。」他們懇切地說。

就這樣，如今我也住在繆思苑的地底了。好日子終於也輪到我了啊！



傅凱羚
自由編劇，近年獨立或共同撰寫之作品包括《春分兄弟》、《阿水和國祥》、《天黑請閉眼》、《憤怒的菩薩》、《返校》、《詐欺先生》、《當男人戀愛時》及《搜查瑠公圳》。2019 年以《返校》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。著有舞臺劇本集《太平洋瘋人院》。

庭中的幻想之花 / 瀟湘神

「你住這種地方，就該在外送備註裡說明啊！」也不知是第幾次訂 Uber Eats 時，我被這樣抱怨了。

臺灣文學基地駐村時期，外頭正好鬧疫情，我索性把自己關在駐村作家居住的「繆思苑」裡，餐飲全靠 Uber Eats；「繆思苑」是修復過的日式宿舍，滿溢著復古風情，真要說有什麼缺點——那就是在這個時代，這裡實在太像博物館或紀念館。因此我訂 Uber Eats 時，明明清楚寫了門牌號碼，外送員仍是屢屢錯過，直到我衝出玄關揮手大喊「Uber Eats 嗎？這裡！」他們才猶豫地停在門口，問我到底是什麼人，怎麼住在這種地方？（答案是普通人）

但這也是種舊日風情吧！站在門口招呼錯過的送貨員，甚至要出門追趕；我幻想外送員們是騎著腳踏車，帶著日式的外送盒，我則穿著木屐在門前徘徊，像等待戀人的少年……

這些都不過是幻想。但讓幻想開花，正是小說家的工作；現在就姑且讓我將這朵幻想之花，種在繆思苑綠廊邊吧。



瀟湘神
小說家，著有小說《臺北城裡妖魔鬼怪》、《帝國大學赤雨騷亂》、《金魅殺人魔術》、《都市傳說冒險團》、《魔神仔：被牽走的巨人》，散文《殖民地之旅》，合著小說接龍《華麗島軼聞：鍵》、《篋：怪談鏡演奇物語》。關心文化資產、原住民、臺灣民俗等議題，現為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。

演繹文化的閱讀意象 / 多馬斯

一場以臺灣文學與文化創作與實驗的創作爲題，在臺灣文學基地書寫，用漢語創作對我來說有其困難度，因爲我是 Tayal (泰雅族人)，對文字駕馭、熟練、結構、敘事、情感聚焦，僅能用最少的漢字元素去表達原住民想象的空間，暗示性甚至還能表達其極簡主義 (Minimalism) 風格，在大崙崙溪百年議題的廣度上也只能族群事件典故，用族裔增益文字風格的多樣性。

駐村期間，我寫四萬字的小說刻意去說服某件事，叨叨絮絮所呈現出殖民荒謬性的骨感，一種直白式的文藝腔調，流於形式上的文字堆砌，去關注大千事件百態的原住民族生活思維，勾勒出具象和超寫實的語句及神聖的文化傳承、含蓄的生死哲學，試圖演繹出一種文化的閱讀意象，解構以漢人中心視角看待原住民的世界，小說形構多重寓喻的平行世界。



多馬斯
桃園市復興區泰雅族人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畢業，專長原住民文學創作。喜歡教育、自然有機耕作、更喜歡貼近生活的文字創作，作品散見於山海文化雜誌社、立報、文學臺灣雜誌社、印刷出版社、九歌出版社、幼獅文藝單位出版品等。現爲農夫、獵人及臺灣原住民作家筆會常務理事。



家 / 洪詩婷

年初六半夜，疫情後就沒碰面的洛杉磯房東寫信來說，租給我的樓上必須拿回去，問我何時回美國把家當搬走？讓我想起最近一次有「回家」的感覺，是踏入繆思苑，把行李放下的第一天。

我不知道如何用字表達情感，因此能夠進住文學基地梳寫電影劇本是很奇幻的經歷。我不知道爲什麼日式平房給我被理解的親密，像被樹林一樣的枝幹氣味包裹著。躺下後，在藺草味的榻榻米上貼耳等待，會聽到風從墊高的屋基底下飛過的颼颼聲，然後瞬間被轉彎颯去的摩托車聲洗過。一早，窗外偶有一聲巨響，大王椰子樹葉又掉下來了。還好腦袋沒被砸到，魂飛到早餐桌上去了，就順道起床了。

我不知道爲什麼日式平房讓人眼神放緩。長者來閉著眼哼演歌，舞者來靠著柱拉腿筋；做建築的敲敲矽酸鈣板，拍電影的躺平滾來滾去。先前吵嘴的戀人整月不見蹤影，在駐村的最後一天靜靜地出現了，輕輕地把劇本、書箱、及大衣抱上車。像這樣柔軟著大家的地方不叫家，對長年流浪的我來說，應該沒有地方叫家了。



洪詩婷於繆思苑。(謝沛穎攝)



林宇軒
臺師大社教系與國文系畢業，臺大臺文所、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班就讀。現任臺師大噴泉社社顧問、每天爲你讀一首詩編輯、喜菡文學網新詩版副召集人。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、香港青年文學獎、臺灣詩學研究獎等，作品入選年度臺灣詩選。著有詩集《泥盆紀》、Podcast 節目《房藝曆詩》。

城裡的月光 / 林宇軒

駐村的第三個傍晚，我在木桌上剪輯駐村計畫詩人訪談的音檔。忽然，一陣音樂聲飄進木門，幾個人的歌聲緊接其後——是許美靜的〈城裡的月光〉。

四處搜索後，發現聲音來自繆思苑後門正對著的二樓陽臺。我的視線從玻璃方格內穿越拔高的大王椰子，審視上頭因自由放歌而晃動的數個人影。這該是多麼地魔幻而完美：我在榻榻米上聽著詩人談詩，而外頭的幸福撒滿整個夜晚，各種聲響迴盪在日式空間內。想起詩人郭品潔詩集《我相信許美靜》裡同名的詩作：「詩像愛，這一次做得再好，不能免除下一次。」

恍惚的氛圍讓詩、聲音和空間真正地融爲了一體，所有能被感受到的只是其中的精神。往後只要在文學的世界裡想止步，腦中便會冒出這個小小的魔幻時刻，便彷彿又能繼續前進。

夢境和現實本就是一體 / 小惑星

駐村的時候是晚秋，租了一套日本中學生制服、梳起頭髮，想作一個更純粹的體驗。躺在榻榻米上，看著現代人不熟悉的木造天花板，遊走在紙門和玻璃門的夾層之間，和我的短篇小說主角一樣，夢回百年前的文學年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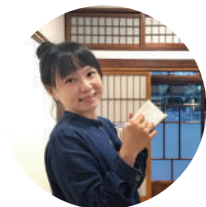
翻來覆去，聽著窗外樹葉沙沙響，冷風往隙縫裡鑽，伴著檜木氣味竄入鼻腔，像一個溫暖卻又陌生的女子環抱著我，令人不住闔上眼，我的生理和心理激起了海浪，衝突和融合交錯著在浪中，進行前所未有的化學反應。

夢境和現實本就是一體，原子化的我，來去自如、泰然自處。

由於將近傍晚，不曉得在屋裡遊蕩了多久，唯恐被投訴臺文基鬧鬼，我走到梳妝鏡前，再度端詳我返老還魂的臉龐，褪下了眼鏡、洗淨了頭髮，我還那個每天筆耕追趕死線的小作家，百年前和百年後，也沒有什麼不同。



小惑星
本名翁語彤，法國高等影視學院製片發行碩士，曾以編導身分入選柏林影展旗下的東京新銳營，與法國南特影展×臺北電影節合作的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，已有兩部編導短片作品《双生花》與《宵禁》。2021年出版了第一本懸疑推理小說《正午》，並以《双生綺譚》獲文策院原創動漫劇本佳作，現以「光庵」作爲故事 IP 品牌活躍中。



疊蓆上的小小吸塵器／羿祉

喜歡將門敞開對流，於榻榻米上跪坐，薄毯披肩偶蓋腿，上半身型如字「小」，筆畫豎鉤頭至腰；左右撇點是眼耳鼻孔和雙手。

羿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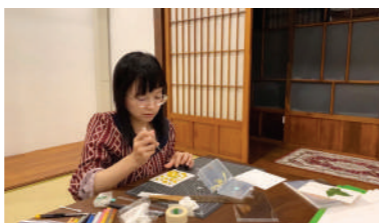
本名詹昱筑，原為藝術插畫及動畫美術工作者，接觸文學的最初，是景仰擅於用文字表達的人，同時也想讓自己的畫作延伸至更有故事軸線的繪本發展，工作之餘試著將生活記憶與臺灣在地故事融入詩詞演繹，寫著想著便成了最純粹的喜好。

倆倆 dating 風攜光，縫透 swapping 立冬迎。

樟樹落葉胭脂紅，果墜黛紫堇寶蓮，
嬌滴花黃苦棟舅，尤加利木不凋朽。

白日的後院，大王椰子擋不住菸舞，它們在空中交語對流，也悄悄進入我張大如 Stitch 的耳，閒話家常依稀，討論工作進度或許，多半是我猜測和補充的情節異想。前院的夜晚迷人，轎車於齊東街 70 巷左轉，大燈強烈照射圍籬與羅漢松身上，再連忙映畫日式拉門臉上，如一幕幕即時皮影，牢牢鎖住我大如 NEMO 的眼，魔幻也帶有詩性。

早起，塵擺動悠然，聽聲道多頻；
浴後，髮輕撫面地，聞雜味餘韻；還有，
被我監禁儲藏間裡，伴我數日的蒼蠅。



羿祉以植物進行藝術創作。

暫借的時光／李時雍

凌晨自繆思苑醒來，昏暗中，只聽見雨聲綿延落在木造的屋宇和窗外平臺。直到早晨再起，還未有停歇的跡象。昨晚彩排的小舞臺已積水，草地落著棕櫚巨大的葉而泥濘。我經過齊東公園帶著咖啡回到屋內，邊準備午後的活動，每隔一刻，便憂心推開門探看天色。氣象預報說近午只剩雲朵，但現實中雨卻依然下著。

週末的講座，我和朋友一起合編了一支舞，以公園為題。繆思苑步行不遠的濟南路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家的巷口即忠孝公園。我們計畫在屋前的平臺鋪上野餐墊，陽傘，水果籃，就像小時玩耍的印象。

直到日午，細雨竟透露一點點日光。拖乾舞臺，趕緊擺放觀眾的椅子。終於在表演前半小時連同天氣都準備就緒。舞者跳起了舞，就像冬日暫借給我們一段時光。舞結束，雨又落下。



李時雍

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，寫作詩、散文、評論。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侯氏家族獎學金研究員，並曾任副刊、文藝雜誌、出版社主編。著有散文集《給愛麗絲》，主編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臺灣文學故事》。現為余余劇場團長，參與《明亮的地方》、《百合》、《少女心》等舞蹈製作。

創造空間，以及被空間創造／徐振輔

臺文基距離我家很近，近到出門吃飯就能順道回家取個東西，但執行計畫時依然會待在這裡。我想「繆思苑」這名字或許可做兩種解釋，一種是神秘主義式的，它暗示只要坐在裡頭，心底就會浮現文字，如同靈感的測候站；另一種則傾向除魅，只因房子裡的人做著書寫的工作，空間就這麼被定義了，它本身沒有魔法。

那麼，空間究竟是創造者或被創造之物？大抵兩者並存吧，然而兩者都是實踐當下偶然浮現的性質，其中涉及難以言說的身體感。對此，我僅任意擷取一小段空間經驗作為切片：

「晚飯後，來到淨空的工作間，將文獻散在桌上以利翻閱。電腦敲入一句話。紙門半掩，巷子一道車聲過去。我起身倒杯水，坐下重新端詳剛寫的那句話。腳趾順著榻榻米的紋路，從桌子這一頭，滑向了另一頭。」



徐振輔

臺灣大學昆蟲系畢業，現就讀地理所碩士班，研究都市中的多物種關係。喜歡攝影、旅行、啤酒、貓貓。著有小說《馴羊記》，曾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獎等若干獎項。

一次真正的文化交流／Jürgen Eckey

我站在文學館的繆思苑裡，是唯一入駐臺灣文學基地「駐村作家」的德國人！駐村期間的任務要做就是創作我的繪本小說。我給自己定的工作時程：2 週要做完 4 頁！在我的工作場所，我看到參觀者在美麗的房子之間漫步，並在本次展覽中了解臺灣推理文學。我為許多年輕的遊客感到高興。我也舉辦過這樣的工作坊：我讓參與者用馬鈴薯和筷子製作小玩偶，然後用它們作為圖畫故事的模型。

我的「繪本小說」講座吸引了比預期更多的聽眾。我與充滿學問也興味盎然的觀眾對面，聆聽他們提出批判性問題，隨後我們進行討論，最後有聽眾向我介紹手塚治虫的漫畫，因為我的觀點對他們來說似乎太「西方」了。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交流。在這段駐留在臺灣文學基地期間，對我的創作有很大的推進作用。真的很高興能成為臺灣文學基地的賓客！



Jürgen Eckey

拉丁語和古希臘語、戲劇、德國文學和德語老師。曾在波蘭和拉脫維亞教授德語。2019 年退休後主要在臺灣生活，並於世界各地展出繪畫作品、為臺灣鐵路管理局的員工提供德語課程、亦投身臺灣的美術教育，也與《藝術家之窗》雜誌合作。作品曾獲歐洲藝術獎。



Jürgen Eckey 於駐村期間繪製的部分作品。